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七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二

孫文定公家傳　辛丑

公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先世自代徙曾祖諱守意未仕祖諱世蘁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縣有劇盜羅漢七阻西山聚衆數千人設方畧禽獮之境賴以安父贈光祿大夫諱天繡生四子公行三家貧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曾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聞母原夫人病乞假不

待報歸毋旋卒服闋復官
世宗憲皇帝即位
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
憲皇帝嘗指以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陳
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
當以爲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督安徽學政還祭酒仍
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蒙
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
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閒爲考校京邑生童之處歲滿受
代莅祭酒任公先爲司業時即上言人才出於學校而
科目但取文藝無裨於用宜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

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
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與同官
鄂公爾奇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
多必別置學舍以居之支帑金以贍之教成宜分等敘
用以示勸
世宗允所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　賜官房三百餘閒
今所謂南學也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
盛焉署順天府尹奏請立法以平米價贈公卒於京邸
恩賜銀一千兩爲喪葬費公欲長留
君惠乃竭家資營葬而以所　賜建宗祠置祭田服未
闋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奏請各工程宜定成式

以頒示天下而天下之物價與輓運費並先令報部嗣後核銷遂無駁詰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旨逮獄

世宗旋宥之且知公不愛錢

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庫務意公既貴重驟遭責降或不視事偵知不然既又有人言公以輕兌邀譽者公先以所兌別置一所至是王命取以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政有積弊

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陋弊悉除

今上卽位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

仍兼公上三習一弊疏其畧曰臣以至愚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
而每月以來捧讀
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
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
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竊私憂
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
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
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

積重而不可返此其所有三習爲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爲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

人愼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槩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

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唯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返之己眞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言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

取舍之極定夫而後綱正盈朝而太平可覩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惛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即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

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治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疏上

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

命使往勘仍不得實

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訊得其寃狀十餘人盡脫之轉吏部尚書乾隆三年出爲直隸總督鉏治豪強穿濬溝洫黔邪教之株連者釋重囚之誣服者時酒

禁甚嚴罹法者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而
令天下騷然非盛治所宜
上卽令弛其禁環京師五百里皆旗地旗人居京師而
以田召漢人佃佃既熟姦民卽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
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亦不足公爲酌定租額
官爲征給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田者人予
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處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聞
平土地平衍易種藝可駐數萬家卽具規畫上請議者
以其地苦寒難居遂止今內地之民往耕者獲利數倍
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淮鹽不時至價昂公至
除陋規令所司以鹽船啟行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鹽

價遂平橫嶺三峒爲前巡撫馮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
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路皆險
峻越嶺數十重乃至長安谿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
肥美公度若棄之則羣不逞之徒或且嘯聚於此煽連
鎮筸而賓靖城綏之民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益兵
數千守之尋以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
革職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十二年京察自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
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署翰林院
掌院學士
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

充　經筵講官因
召對自陳年老請免所居官惟在　上書房効力
上優荅不許公以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
欲秉受
睿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乘閒進說
上納焉令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
傳彖爻甫畢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薨年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
聖情廑其速痊中使侍醫駱驛於道又
特命　三阿哥臨視及遣本奏入
上深軫悼遣大臣侍衛賫茶酒　賜銀一千兩治喪事

卹典如例

賜諡文定居恆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患四傳互異於是專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版行及蒙

世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眞得柰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後遂不復著書以

副都御史

召之明年有逆徒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

後屢典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督學皆再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　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張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愉蔭授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司使此據其家行述孫詒穀云由刑部山東司主事擢孝則天津府河捕通判女四人郭冠恂原宗渚李念祖陳箴其壻也孫六人鎮令庠生鑾銓殤鑄鏞銘葬於邑之東鄉喬家溝

門下士盧文弨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刃仇人事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於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楨淦爲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旣論抵繫

獄矣貧緣且脫罪時賻公痛子死非命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痛傷其父乘閒入獄刃趙氏子死跳身出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啓而入遭貨甑甎者仆焉盡碎其器於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遠者謂殺人者實非公事遂解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辱其身不危其親其智又有足多者焉文弨以乾隆三年舉於順天公實爲試官分校者慮語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於經何害遂置所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弨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爲教者教人哉

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辛丑

文弨與陽曲李公仲子觀察君天培同乾隆三年舉人宦跡參差不獲以年家子禮謁見公及來公鄉公已不可作矣得觀察君所爲述因畧識公之爲人彊敏能任事而一一本於仁厚使方伯連率皆如公則宇下之民尚安有失所者乎於是輒次第其事爲家傳以備異日史官之采擇公姓李氏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淸州遷山西之榆次曾祖諱傑人稱長者祖諱登山考諱賀與其弟聖又遷居會城故遂爲陽曲人公少爲叔父所器年十九補學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而不獲舉於鄉叔父助貲令入太學循例得澤州儒學訓導公是時

以暇日於民生利病吏治得失之故已熟究之矣
世宗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　見奏
對獨稱
旨徑授江南高郵州知州州當水驛孔道使舟往來用
夫牽挽以四人為之長歲斂民間數千金為顧募費官
吏因以為利所募夫牽流匃水次居民受其擾公至禁
絕科斂擇其便令可飲食宿止單騎上下巡歷弊遂絕
州西甓社湖縣連合有客舟膠湖中無可為計公用小
舟二剖竹編聯其底行冰上如轉輪遂得濟今皆用其
法在州九月積案悉清吏無所容姦擢浙江紹興府知
府

世宗廉知公高郵之政特擢江寧府知府使仍在江南總督以公熟河務先署知淮安府稽覈一切工程數月事皆辦始莅本任江寧無賴子恃拳勇結死黨以害民號曰喇子公縛其首惡數人斃杖下餘黨始散同城有將軍所屬兵素縱恣不畏吏公請於將軍有犯者悉繩以一切之法於是嘍囉相戒不敢肆經兩考遷分巡廬鳳兵備道兼榷正陽關嚴禁苛索而稅益裕自懷遠至壽州數百里間湖陂瀰漫向爲盜藪商民苦之公欲絕其患駕大舸僞若過客者伏健役舟中抵暮有數盜援纜而上縛其一役請急歸否則患且不測公曰此去人家遠歸安得至且示之怯益非計泊舟不行令衆人皆

寢息獨燃二巨燭危坐夜半見火光隱約林莽間又聞岸上人語切切復有數十小舟劃波下上窺公舟寂若無人者卒疑怪不敢動且發有跪而請者謂昨所縛者良民公命并縛之以歸具得盜首從主名及窟穴誅其魁數人盜皆陽以漁爲業公令漁船各限以地界悉編記一二數及誰某在其地刦掠者卽坐之又增塘汛責保甲嗣是行旅過者始不爲畏途改雲南督糧道進四川按察司使初至㩁重辟者以數百計公一一平處常達旦不休訖無留獄向發配人犯任自便以故殷阜之區往往羣聚滋事公上言請以打箭爐松潘二廳茂會理二州等邊地處之又奏秋審人犯定以期限軍流加

等不入於死竊賊問罪不計人數皆一一
報可嘗刑決獄近事比以爲問刑之準其命盜等案牽
連婦女者槩免逮有疫者皆給予善藥囚得免瘐死在
川六年調江西未幾授四川布政司使蜀人聞公來歡
迎載道公首重農桑以足其衣食舉鄉飲旌善良以示
之勸重倉儲使緩急有所資鉛銅就地開採以省遠運
滇粵之勞費乾隆九年水十一年饑以經理得所民樂
更生而城郭倉庾之被水衝塌黴爛者不以爲吏過吏
亦不至於困成都華陽兩縣民向領銀輸屯兵糧準田
科之下戶亦不免公言於大府均之近州縣公所到卹
災興學皆有善政而無若江南四川之在任久故其事

爲尤著會贍對金川相繼用兵公督率餽餉無乏興然常惴惴慮不免懸索驛騷之累日夜焦勞馴至於大病以乾隆十二年九月五日卒官年六十有四階通議大夫父祖兩世　誥贈如公官妣皆淑人娶曹氏少公三歲封淑人逮事祖姑繼姑以孝謹聞在高郵製葛衫一領追八十猶完衣率手自澣以媼婢鹵莽爲之易敝也子及孫既仕宦時時以公遺訓訓焉卒後公二十七年是爲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五日也子天培既貴遇　覃恩贈公通奉大夫封曹氏夫人子男五雲鵬候選州同知天培進士歷官廣西左江兵備道永祺舉人今四川成都府知府思訓念祖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女六劉

充智趙泰賈毓賓馮郁黃景緯閻秉升其壻也孫九履
謙廣西潯州府知府由豫以潤附貢生知臨國子監生
德申縣學生兆恩之烜錫璉鳴皐曾孫十一葬於太原
縣許丹村之原

盧文弨曰才者德之用也有仁民利物之念而澤不下
究功效不見於後世者才詘也公之仁政彰彰若此非
才之能充其德者乎
世宗早識拔之於未試之初
今上復委任之於已效之日遭時遇
主位躋通顯設施之大立已然公嘗爲學博士時已不
錄錄嘗署陽城教諭民怨其令甚聚數千人郊外謀揭

竿爲亂公聞變即夜馳往諭使解散絕口不言功向使公終爲小官亦必有以善其職決不至墮廢昔呂新吾著明職一編自公卿以至庶司百執事莫不有職莫不當盡其職公之於職可謂盡矣漢之黃霸唐之韋丹其後皆至顯官而史列之於循吏舉所重也今之操史筆者儻亦用斯比也有不以公爲循卓之選者乎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七

弟子武進吳兆慶佩德校錄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三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庚子

公諱溶姓金氏字廣蘊順天大興人父懷璋武進士雲南援勦左協副將公少師事秀水諸草廬先生錦雍正八年成進士試刑部授江蘇司主事歷員外郎中乾隆元年主試貴州四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繼協理江南道巡濟寧漕八年九月以言事罷九年二月復職旋命往福建以道府用十年知漳州府十四年授臺灣道十七年回內地擢知汀州府丁母憂二十一年赴陜西

辦理軍需補驛鹽道署按察司使者三署布政司使者一署溫處道延綏道各一丁父憂二十九年補浙江督糧道又一署寧紹台道事三十二年原品休致兩遇國家大慶恩晉二品階通奉大夫四十二年十二月甲午終於家年七十有三公清正自矢識治體居臺中有謇諤聲補外所至皆有利民事而滌州以難治故其績爲尤著其傳奏傳於世者有培養元氣疏其略曰臣聞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賴者養是以有天下子萬民者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給其所求爲最急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術民於今日生齒日益

縻費用日益廣財之流也不見其充財之用也常苦其
詘養生之累深而有生之樂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
情輕京師者天下士民之所樂趨也今乃殷實不及於
前時規模大減於夙昔推之各省抑可知已
陛下臨御以來綸綍之宣無非國計綱紀之布俱關民
生以箴諫爲國華以謙沖爲治本當此時而富壽不登
治化未洽追懷前修實用內熱此臣反覆思維而願直
陳於
聖主之前也比者天災流行亦甚頻矣乾隆三年陝西
地震爲害甚鉅四年河東山東咸被水災今茲浙江福
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浸之患從來外吏之弊揣悅意者

則修其言度惡聞者則小其事災異之來得達
九重之上者慮未必盡實幸而實矣而議賑之下逮者
慮未必無遺故與其補苴於已然之後不若保護於未
然之前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已亂已危則無
及也故今日所當務者在乎培養元氣臣愚不能周知
治體竊以所見及者六事具陳於左蓋所以厚國脉而
裕民生者不盡乎此然千慮之愚冀或一得惟
陛下裁察一曰開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曰帶徵之項宜
加豁免三曰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關稅額外免報
盈餘五曰京師鋪面門稅請免徵收六曰積誠以感召
和氣娓娓凡千餘言辭多不載未復言昔我

聖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澤被無窮人到於今咨嗟歎息者必以體仁長人爲稱首散小儲以成天下之大儲損小寶以固聖人之大寶則所以養民生之元氣而緜無疆之休者固可行之萬世而無弊也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內云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也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夫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

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則所以爲國計久長者其意可深長思矣臣身値太平之盛幸際無事之時非不知緘默可以容身苟且亦可塞責但思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國家之大政未有重於民生民情之厚望要惟在於寬大仰見我
皇上有惠下之念而衆情未洽有圖治之懷而庶績未又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甄陶之量而未溥被於無方故臣每中夜靜思展轉而不能自已也伏願體天地之大德法
祖宗之寛政事事以厚生爲基時時以固本爲念毋務於速成毋怠於持久將見貧富能訓化美俗醇唐虞三

代之風不難再見於今日固臣之願也社稷之福也萬
世人民之慶也時翰林科道輪日奏陳經史公於經首
以易益象傳損上益下之說進謂務鳩斂以裕籯櫝之
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寬惠以成盈寧之象者天子之富
也損下益上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名損則知下損上
亦損矣損上益下上固損矣卦不名損而名益則知下
益上亦益矣又以繫辭傳釋大有上九之辭進謂人君
慶賞刑威一一合諸天道則君也而天矣出身加民一
一予於民隱則元后也而父母矣天人昭融則天佑之
也固宜且信曰履明當踐其實也順曰思明當反其衷
也又以尚賢所以資之匡而爲信順之助也當

大有之世治進升平宜若可以少慰而猶必兢兢若是可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獲福者必有所自又以繫辭傳釋否九五之辭進謂當天下未安而求其安其精神之奮發也恆易天下既安而思其常安其志氣之操持也恆難故聖人於此諄諄以不忘致戒也夫不忘豈但虛榮諸念慮而已哉必也有其實焉敬以作所則其神常清謙以受益則其氣常斂無衆寡而皆可以勝予則無可忽之人矣無小大而皆凜於冰淵則無可忽之事矣又以謙彖傳之辭進謂先儒之訓謙者曰有而不居夫有而不居亦且竝不敢自信爲有而謙乃至義理之精微能疑似之必辨乎功業之廣大能措置之咸宜乎

始終之異致能口慎一日而無須臾之閒乎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履霜不戒馴致堅冰如此而復何所居乎又何敢自信其有乎又以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三言進謂天生民使司牧之位緣人而有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財因人而生也緣人而有者非愛人何以守其位因人而生者非散財無以得其民民也者君之體也財也者民之命也君者爲民理財者也非以財自封也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又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此王居之所以貴於渙也此損上之所以爲益也有所渙斯有所聚而渙者亦聚有所損斯有所益而損者亦益計不出此而孜孜焉惟賄

之是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以書大禹謨言之戒舜之言進謂君道莫先於敬莫要於誠倘謂無虞不足畏也紀綱日弛而晏安是耽則敬者怠矣且有賢不能用抑或陽用而陰棄之有邪不能去抑或暫去而仍繫之則誠者僞矣怠僞相乘而欲其致治光美也不亦難哉以舜大聖而益猶咨嗟告誡若是則可知無虞之時最易萌可虞之機而克艱之懷無荒之戒其難之吁誠無時不當懍懍矣又以說命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言進謂聽言固難而無若行之尤難人主最親信者莫過於近習左右之人近習左右之人未必人人皆知大體也更其甚者善政則故遏之使不能舉弊政則故延

之使不能廢人之賢也或多方以阻之其不肖也或設計以彌縫之其中情偽曲直千變萬化欲灼然辨之真信之篤獨斷以行之而無一毫牽制之私豈不誠難乎哉善乎朱子之言曰知其爲是則行之行之惟恐其不力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則去之去之惟恐其不果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則用之惟恐其信任之不專汲引之不廣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則退之惟恐其屏斥之不速蟠結之不盡不當憂其有偏也此深得王忱不艱之旨矣又以皋陶謨同寅協恭和衷之言進謂衷也者中也皇之所降也本愚夫婦同具之理而極之爲大聖人所不能外能敬則無喜事亦

無畏事能和則不徇己亦不徇人而後中乃可得也舜博採衆論以成一是求中之道至矣然聽言宜廣用人則宜愼其人君子也雖氣稟學問之不同如醯醢鹽梅皆可以相濟而得其中其人小人也不失之愎必失之儒使之雜廁於君子之閒必如薰蕕冰炭之不可以相入欲其和豈可得哉故人君欲臣之敬且和則尤以知人爲最急抑有謂下比周則上危者此衰世之言也君子同道爲朋師師贊贊以共成國是寧必告訐成風然後爲賢哉又以伊尹告太甲聽言之道進謂伊古以來求言之主未嘗無也而能收聽言之效者卒鮮良以正言易逆不期離而自離邪言易入不期合而自合喜怒

所發猝不及持以致覲望揣摩者不從其令從其意大臣持祿而不肯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比比然矣夫公耳忘私國耳忘家無所畏避不爲迎合者能有幾人妻子之累深富貴之念重則不敢言無剛直之操無慮遠之識則不能言且言之切者或類於沽名言之激者或指爲立異防患於未然者近於迂圖慮事於幾微者涉於瑣細則言亦何枉而可乎若唐之李絳謂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莫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益見進言之不易而聽言之不可不審也惟以道立聽言之的言之逆於耳者不必盡於道有當也必求諸道而道乃出矣其非道者

亦以道繩之而自見矣言之遜於志者不必盡於道無當也必求諸非道而非道乃顯矣其道者亦先以非道繩之而道始不爽矣抑又有進者容直非難用直爲難如憖置之耳而姑以不罪者愽寬大之名更失進言者之所望矣又以詩大雅思齊之三章進謂天下之大本在一人一人之身本在方寸表端則其影必正源潔則其流必清朱子云天下之事無一不本於人主其觀感之閒風動神速蓋有不待於勸威者黃榦云虛靈知覺我所有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誠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觀文

上之德之純則知文王之敬止矣常敬則常明常明則常定焉有時地之或閒哉此其所以下土式化而爲六州之所歸也又以表記君子莊敬日强二言進謂敬者德之聚也中非敬不能涵誠非敬不能立氣之泆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君子上達達以此日進無疆進以此不然怠氣乘而不能自振欲念熾而不能自遏宴安娛樂之事多則整齊嚴肅之意詎少不日强則日偸其勢不甚可危哉又進史論三章一唐高祖武功元年論止盜不枉重法事一唐太宗貞觀十年黜權萬紀言采銀事一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言待下未盡誠信事不具錄其擬議而

未入告者亦不著也值湖廣總督孫嘉淦因扶同撫臣
事被議奉
旨派令修順義城工公上疏言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
權賞得其當則人人知勸罰得其當則人人知懲向來
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間罰令出貲効力者緣其在
任之日素無清名但褫其職猶不足以蔽辜是以罰令
出貲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為子孫身家
之計明以開急公贖罪之條默以寓禁暴止貪之意法
誠善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絀臣亦未敢深
論至其操守之不苟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而亦中外之所共知今亦令其出貲効

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將於國體不無少損且令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嘉淦之操守可信尚不免於議罰恐一不得當而己即踵其後將必墮其廉隅以豫為將來之地是一賞罰之行即天下風聲之樹誠不可不慎也臣係雍正八年嘉淦為會試副考官所取士誼屬師生臣不敢避師生胥接之微嫌忘國家賞罰之大計用是據理直陳伏乞

聖明採擇疏上部議革職其復起為漳州也州俗強悍好訟胥役多至千餘人其黨類盤據各上司衙門勢力出長官上藏納姦人多耳目偵伺捕之卒不可得公至汰去其有違犯者數百人有吳成者設局誘少年子弟

入其中吸鴉片煙縱博宣淫無所不爲而十數年無一犯公具得其蹤跡乘夜昏黑率家僮開門出召徼循三四輩執鋃鐺隨其後步行至其家姦狀乃畢露按法重懲之其黨不及措手繼又搜捕得數人風始戢一監生犯事請褫革上司不許公知吏人實爲之奧援不具官文書而自爲稟以申上乃始得請龍溪縣之鄉有名華封者居民四五百家商賈輻湊去縣二百餘里納租赴愬皆不便自康熙四十四年即請縣丞移駐其地至公爲守時已四十年矣更二十餘政請者不已率爲吏所格公詢其故則以縣吏之司征者分之則利薄也公取塵積之案卷手自料檢得其肎綮以言於大府大府許

諸事旦夕行矣適司藩者代去藩吏復秉間議駮不敢由府轉徑下縣公聞之大怒勾縣吏欲加嚴刑乃具服交通阻撓狀於是復重以請大吏始具奏分駐如公言公親往其地營度建置遂無敢梗者民至今享其利皆曰非金公之威斷莫能爲也府城內有河以通舟且地氣疏泄可以免白蟻之害歲久皆爲民屋所占公察其阻水道者徹去之稍侵岸旁地而猶不礙者令出貲輸官以爲疏濬費不年餘已復舊觀於是修文廟之樂器選民之俊秀教以樂舞之儀新芝山丹霞兩書院籌其脩脯膏火師徒皆有資學業大起釐名宦鄉賢之合祀典者約其行誼功績各書於神位親率其後人而致祭

教之以無忝乃祖行鄉飲酒禮擇鄉先生致仕工部主事王材以爲大賓跪荷械者於門外禮畢諭罪人使知愧悔而量減其罰資與之禮廢久矣公始復之是日來觀盛禮者咸詫以爲曠見云明燕王之變漳州教授陳思賢與諸生六人在明倫堂盡節而死舊有專祠廢爲民居公令民納地價因其貲改建於芝山書院之旁幷以明末黃石齋先生合祀焉十三年春旱米貴上司檄開倉平糶公計府縣所儲僅十五六萬石去新穀登場時尚遠糶盡而無以繼民益失其所恃乃先勸有穀之家出三萬石以糶又給印紙令商人赴糴於足穀之處又請寬臺灣帶米入內地之數日草履步禱於十數里

之外時催糶之檄屢下而公不動四月向末方始開糶至六月新穀出雨亦降米價頓減民情帖然上司初怪其所爲至是始備陳委曲獲嘉奬焉不輕准詞狀以息牽連之累當准者即不使告者遠颺速爲審斷慮其言語不通而譯者移易其輕重也書牘以示其人懸牌以諭於衆皆可爲來者法娶龔氏贈夫人繼娶馬氏子四人克誠瑞金縣知縣克讓國子監生前卒克俊舉人克傑國子監生孫五人紹章紹晉紹綸紹祺紹聞曾孫一人軒

舊史氏曰余主公家最久公謹慎周密所爲章奏未嘗示人唯議耗羨歸公

上令九卿翰林科道人人各言其意余乃得見公奏草有云取之於正賦之外而質言之曰耗羨足以杜爲吏者之增額而重科額之於常祿之外而明示之曰養廉足以動在官者之顧名而思義余讀而亟善之今來京師公已下世從公子索章奏觀之歎公之於經術深矣所謂既沒其言立者殆是謂乎輒少加約省以著於篇若其治績豈不獨潭蒞由後政張君鎮請之而具告之亦子文之忠乎公督糧於浙其淸名與江蘇胡公文伯相埒吳越之人蒙其福咸相德也今去之久更有餘思云當時去公者公之同年生也欲微不黨之名使得優游於家十年以壽令終非正所以成就公乎公子不

以傳爲余而余自欲爲之余亦合河孫文定公所取士也老而無所成就若公者始可謂無愧師門矣

分巡松江太倉兵備道南村鍾君家傳 庚戌

後世以禮名家再傳而能不墜者鮮矣夫禮非習其讀而通其義辨儀文度數之詳嫻俯仰揖讓之節如斯而已者也禮以敬爲本而喪則以哀爲本六朝以前言喪服者頗有專家其載在隋唐志者班班可考今之人諱言凶事率置而不講獨不觀聖門弟子有父母在者何嘗不進而考質耶

聖天子開三禮館桐城方侍郎以淵通博雅之材爲總裁與纂修者皆慎擇其人於是大興鍾勵暇先生名畹

者實爲首選先生之於禮匪惟通之實允蹈之其教於家者非禮弗由也故先生之嗣君南村觀察亦兢兢一循嚴父之所訓而不敢少越尺寸其居父喪也獨行人之所不能行致濱於死而不暇顧於是先生之道乃益光知其所以化於家者如此其至也蓋先生之卒也以南村之年亦可不毀矣顧卒不以此自解寢苫枕凷不脫隆冬不衣裘事事皆合禮經南村是時官分巡松江太倉道治所實在上海欲扶櫬歸葬而故里越遠費不能倉卒辦乃就近權殯而身亦不離殯所上海地卑溼風潮往來氛霧之氣易中人雖鄰郡人處此猶所不堪南村北產也乃竟以摧痛之深不暇爲身慮未終喪而

未疾頓作幾不省人事其子璵叩天求代額爲之腫歷旬餘始獲少蘇耳猶褻如也服旣闋亦不能復仕矣於後璵以微員謀養俟缺山西不數年病沒南村喪其壯子又連遭手足之戚痛不可支以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嗚呼是豈古之道果不可行起今耶抑數之適相值而致然耶夫能恪守家學而爲言禮者之所宗此眞勵暇先生之肖子矣南村名光豫字剛志南村其號也先世自紹興山陰遷順天大興父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母某恭人其宦蹟由鄉舉充　咸安宮官學教習歷任江西之上猶豐城南昌等縣知縣遷南康府同知擢知江蘇之松江蘇州江寧三府事洊至

今職　誥授朝議大夫凡其所居率繁劇地皆以廉能著績大府始或以愛憎之口疑君君處之自若久而疑亦頓釋且委任爲故常以最聞若其孝恭友愛之著於家庭倫紀間者不能一二舉而自無不可信也妻程氏繼徐氏皆封恭人子三人長郎瑛候補鹽場大使先公卒次琛太學生次瑛女四人長已適人餘尚在室孫四人華洤華泗華瀛華洛孫女一曾孫一揖

盧文弨曰吾聞之孝子唯巧變故其親安之君之致孝養於其親也允若斯言與弟兄同財且各爲之謀仕進此皆常人所難然不足爲君重昔于㴩執親之喪三年未見齒夫子以爲難故觀人之大節必於斯可以槩其

生平矣昔余官京師親炙於勵暇先生最久後先生官罷就養余又一見於豫章再見於粵閒三見於金陵因并識南村余至晉中又與南村之子大使君通書問及今而狀君之行以來請余文者華汯也南村死孝矣乃其子亦孝子也是皆可謂能知禮意者家學之不墜更不能無望於後起之人華汯兄弟勉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月撰

誥贈道銜中憲大夫孫君勖堂家傳 甲寅

君孫氏祖籍浙江餘姚族大世有聞人前朝死宸濠之變名燧者事載明史忠義傳君父業賈至　京師生君名維龍字雨田又字勖堂遂占籍順天之宛平以乾隆

二十五年成進士選授徽州黟縣知縣調繁鳳陽之鳳陽舉卓異以罰俸銀未全清部議降調引

見仍以知縣用三十八年金川用兵

命往軍營効用君以五月冒雪輓粟至木果木溫大將軍福駐營所未幾降番煽黨夾霸番語謂強劫也或聞警請爲備而將軍不應小金川之酋索諾木統領賊人肆劫殺遂抵大營事急將軍以親兵百人搏戰與提督馬全牛天界皆死焉君出營門路壅塞不可以騎與家丁四人相扶挈遇賊且鬭且行兩僕不能從時六月十日也夜半月落賊火照林樾君行至松林溝力已憊据倚崖蹬脫帽付其僕福兒我死於此矣汝持此帽歸報

主母知之遂拔刀自引決事
聞詔贈道銜中憲大夫蔭子七品官君無子以姪永義
爲嗣君妻錢氏意在於姪永煥具呈吏部以格於例遂
不得蔭其後同時死難者二十有五人四川會城立慰
忠祠春秋祭祀君與焉君十四五時學於余出入由房
戶外覩端行直從不左右視嗜學若性命洎往金川也
余適在　京師送君行執意其卽爲死別也句容令汪
壽者彭縣人能述君治績謂能以儒術爲治術平訟覽
征民有過犯僅予笞未嘗以惡聲相加公餘樂與士人
談文論藝邑志久不修爲加意蒐輯裒然成書又博求
精擇邑中自宋迄今人之詩名樵貴谷詩選皆版行上

司命修城垣君親爲程督堅固崇閎役成不妄費一錢義冢地狹柩之暴露者猶數百計君出俸金爲倡以義動人人皆樂輸遂得高敞地盡葬之在黟七年其調鳳陽也黟之民如失慈父母然咸洒涕遠送其治鳳陽一如其治黟也明鳳陽太守顏容暄死流賊張獻忠之難賊焚其屍血漬石成人形民葬石於獨山久失其處君多方訪求覓得之爲修其塋域自爲文勒碑以表其墓道葢忠義之相感也有如是君可謂能上嗣其祖而亦不愧於顏矣今測君盡節時廿有餘年適理舊篋得汪君所述事蹟因亟爲之傳用告於太史氏

論曰君文弱書生也以文學致身即其治縣亦必以循

吏傳而乃以忠節顯異哉

國家報忠之典厚矣非若廣平死節而子不邀其澤者比當妻求易嗣時主者宜以大義責之謂蔭已定不可以私愛易夫豈不當或審所蔭者果不足以承先澤則改蔭以慰忠魂亦寧有非之者乃俱不出此以朝廷之渥恩坐視其向隅而莫之恤嗚呼繆矣

弟子江陰葉廷策卣銘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八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九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四

四川安邊軍民府知府季章閻公家傳 甲辰

公諱文煥字孕華一字季章姓閻氏太原文水人先世自陝西延安來徙家至公十二傳矣曾祖慧中明工部員外郎祖雨霈父太和皆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公少穎異爲世大父中丞公所器與講聖賢實踐之學一言動莫不有規法爲仇人所誣繫獄讀書不輟事白卽以是年應順治十一年鄉試中式越十餘歲當揀選爲縣令以母夫人楊年高辭不赴旣十上春官不第母楊夫人

巴前卒公亦年逾五十矣乃謁選得四川敘州之珙縣蜀當流寇殘破之餘珙又處萬山之中戶僅百餘賦之以錢計者纔十二三千觀知咸爲公憂之公恬然就道既抵成都値滇藩吳三桂作亂川西多爲逆黨所據不能履任奉檄署江安　王師之進勦者道必由此時秋水方盛江流浩漭當爲橋以濟橋成爲大雨所敗公自劾求罷大府知非人力所及留之既而赴本任邑未有城郭榛莽塞塗猿虎縱橫有公廨而無內宅公治事三年招徠安輯戶口漸增荒土漸闢民力有餘乃使之築城浚隍開通道路民未知學爲遠購經書以教之而秀民漸知向學矣民不習爲吏示之律令格式而愿民漸

解行文書矣猶有頑民未靖者爲多方以諭之不聽然
後加以鋤剪乃皆畏法唯命之從大府廉其能更試以
富順隆昌南溪又再署江安一歲中歷四縣所至輒辦
於是舉治行尤異擢敘州府分防建武同知所轄二州
十縣綿亙五百餘里供賦之民止千餘戶此外皆屯兵
公輯營伍郵驛站常騎一瘦馬隨兩三傔從往來巡閱
治東南岡嶺重互姦民多嘯聚其中公直入其巢諭以
禍福賊感其至誠投戈効順悉出歸農是時　親王統
大兵征川西餘孽又大帥之養馬於邊者經過駱驛守
令皆儒吏常懼獲譴公從容應副民亦不苦征調大吏
剡章入　告授安邊軍民府知府舊制軍民府以土司

爲長官經張獻忠之亂土司殲焉以流官爲之實自公始適奉令督採楠木入深履險與役人同其作息而役人皆忘其病有以蜀賦輕議增者公持不可乃止復開荒地成良田千餘頃苟有利於軍民者竭精力爲之卒以此病康熙二十九年請告歸以四十六年六月三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九凡三晉階至中憲大夫妻侯氏繼妻張氏姜氏咸以次受封子三直埜錫直璿直郵皆附貢生孫九曾孫二十有七具著於譜云

舊史氏曰士必安窮約習勞苦異日乃無不可處之境爲能專壹精神出其材智以稱上所任使而不曠厥職如其委質方始即計校缺之美惡有所畏忌惴惴然唯

恐或得之不幸而竟得之神氣沮喪壓然幾無以為生烏乎世豈少若人哉公所居官皆常人之所不能堪而治行乃彰彰若此彼但知求美官善地以逸其四支肥其身家者得不聞風而顏汗乎

拔貢生注選直隸州州判張公佩家傳 甲辰

今山東膠州知州張君玉樹始成進士時先府君即棄養進士唯恐懿媺之不克闡於後也汲汲求所以發揚之既得當代賢士大夫之文若表若誌若傳若記皆備矣而意猶未已雖以走之不文陋伏里閭亦介以為請余久解史職立傳乃史官之任也意者傳諸家諜或可乎按狀君諱書紳字公佩乾州武功興城里人遠祖自

光州，個始再遷至今縣，在前朝多以甲第顯。考諱錫爵，處士。君幼即開敏，受書若素習。家貧，不能具十脡，幾欲廢業，塾師愛而留之，乃益自奮厲。禀冬單襦布履，取管盛稻稭，畝兩足其中以禦寒，或復繞屋踱足行，且行且誦，經皆通。更請師授詩文義法。弱冠受知學使者，爲諸生，試輒高等，名譽日起。君志在經世，不欲但以文名，與里中孫君景烈同學相切劘，仿藍田呂氏鄉約行之，多有應和者。於後孫君入詞館，而君顧久躓場屋。乾隆十四年，

詔書令封疆大吏舉才品優長者，制府尹文端公、撫軍陳文恭公欲以君名上，既復不果，僅一主本邑講席，多

所成就學者卽所自號稱誠齋先生嘗在翰林就見行
二十四事復推廣善政十餘條時大學士高公方爲翰
林副使見而善之悉取施行三十年歲在乙酉當舉拔
萃之典君於時年已逾艾泊然無用世志矣學使海寧
鍾公蘭枝擇諸士無出君右者乃特拔君充貢
廷試注籍直隸州州判以歸子玉樹先已登第買田鳳
泉山莊以娛君君徜徉其閒自號與岡居士鄉人欽其
行誼雖婦孺亦翕然丕變無有訴訐治遊者君又時時
以救災分憂爲己事三十五年春歲薦饑創率助米煮
粥以食餓者所活無算事方竣而君病矣遺言訓玉樹
以臨民之道曰爲民父母當如吾之弗薄汝汝能使民

亦弗薄汝始見汝之弗薄吾也以是年三月十日卒年
五十有九君之事處士君也玉樹幼不能詳但見君事
母耿孺人孝耿孺人一旦欲斷肉食君捧豆以進勸過
苦致拂意君長跪竟日得釋乃起初娶楊繼娶喬又繼
娶楊皆前卒子二長玉樹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初知東
昌淸平縣
覃恩贈君文林郎前楊氏繼喬氏皆孺人調繁兗之嶧
縣今任萊之膠州知州次寶樹拔貢生充四庫館謄錄
出爲叔父後
書史氏曰余往來京師取道於嶧者數矣歲在庚子復
由臺莊驛登陸過臨平見新樹豐碑五六皆在嶧之境

漢之名臣若袁司徒蕭丞相輩皆大書深刻令過者伏軾發懷古之思焉時爲令者即君之子也覩於此即知爲政之緯有餘裕而能使民用命矣君懷蘊經濟不一試而發抒於其子飲流溯源蔭枝尋本子之賢父之教也治命數言尤懇切深至居官者孰不有父母苟不忍人之怨詈詛祝其親也其共當服膺斯言

周君坦之家傳 丙午

昔人常言出一傷元氣之達官不如出一培元氣之處士如吾表弟周君者能以孝友之德上承下啓雖未嘗以文學致身而進其所爲正足以愧彼祿利是營者今孤子載棻等來乞余爲之傳傳者史官之職非余所敢

任也若以載於家乘則凡門人故舊皆可以爲之余又奚辭君諱世道字坦之又字復誠先世自會稽遷杭居仁和之東青里至豹先公以仁惠周於宗黨至今猶嘖嘖人口君曾祖也父金門公諱兆鑭自金門公而上志行悉具於家乘君少英敏好學年十七因金門公以勞得疾所遺醝業幾折閱又無可委託者不得已以身肩之節嗇諸無名費於後始稍稍復振弟敬之殁時孤載章始周歲君撫愛教篤甚至年十九舉於鄉他若營先人窀穸修祠宇家乘等事罔不竭力以爲諸子姪兄弟倡其訓子則曰居家以孝友爲本處世以和平爲先嗚呼君實允蹈斯言憶余弱冠時嘗得君家乘讀之大率

以孝友著今君可無愧其先人矣二子載棻載崧皆恂恂謹飭載崧縣學生君以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五娶沈孺人

論曰俗之衰也有以同氣而爭財鬬訟者卽其所得業已盈千累萬足稱富翁乃以小有贏絀之故不憚匍匐公庭行賕於長吏致賂於要人而歡於羽黨要以蘄一勝而後快財一日不盡則訟一日不止彼貪吏之後更以此取禍者未嘗無也吾聞君臨財也廉故能不失其孝友之緒君之後必有達者苟能行君之行守君之訓又何傷元氣之爲慮也哉

歙江山人傳 丁未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隩人也邑之東南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為號焉父死三月山人迺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數起家庭間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傅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為對母曰誠然任汝為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肯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與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

厲雖通曉世事絕不肎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饑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穽也同門友黃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旣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胥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譏言繁興而終不得間於是建平之攻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從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賦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燄張甚縣官頗

右之山人以一身搘拄其間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畀學胥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龔文昭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著書數千卷

山人俊雖幾偏有求文幷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間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幷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姓趙氏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頹墮也晚復更名巘明考而若處士余嘗爲

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並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衆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旣潔矣寧肎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沖瀜演迤不爲崖巉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令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洏不能已於質亾之歎也

族子天保縣知縣孚尹小傳　丁未

孚尹名鳳起一字鶴堂仁和人族系詳譜中考諱壽朋字脩三晚字息溟邑庠生贈文林郎贈公受學於吾祖書蒼公與先考敬甫公暨吾外舅柔彊甫先生同讀書三益堂交相得也性介潔寡所諧一館於淮上未半歲即辭歸終其身授徒里中先娶汪孺人生一女早夭繼娶李孺人有賢德能安貧贈公意有不可常婉順以承無少迕生四子一女孚尹行第二幼穎悟贈公自教之年十六試補縣學博士弟子員未幾丁母憂時贈公年將耆矣孚尹侍左右教二三童子教之束脩所入苦無幾贈公有僚壻朱君右璜任山西澤州府同知有書招之戀其父不欲行父強之及往郡之英俊咸樂訂交與

今河東河道總督蘭公九相契也鳳臺王明府聘爲子師廬歸浙鄉試道遠不能復來爲援例入太學就順天試再舉而後獲雋時乾隆二十四年也明年春闈不利即丁贈公憂回里服闋考授　咸安宮官學教習三十三年

欽取内閣中書未上以教習期滿選授廣西遷江縣知縣其地民猺雜處俗獷悍囂訟夙號難治下車察蠹吏去苛令視民所疾苦便安而興革之民用大和上林有逆匪滋事大府命往鞫治兼攝其縣事僅三月悉底定又令攝歸順州事復聘爲鄉試同考官疾作不果入闈四十二年調天保邊地要區也治之一如遷江嘗有盜

未獲伍伯執一人并贓物以獻其人至卽自承察其色疑有冤更慮贓物失主間有妄認也因以己物雜廁之示失主失主皆曰非也乃研究得畏刑誣服狀立釋之退語人曰盜不獲去官是吾分也敢輕人命以規免考成乎吏議失盜降二級調用有級抵得不去官四十六年秩滿大府方將剡薦疾又作竟以是年六月一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一娶北通州金氏子一學潡國學生女一適國學生山西太平史克紹孫一

穖武葬錢塘北四十里橫山

系曰五行之相生也各一其性以吾兄之介也而孚尹以和承其後和故入世無齟齬友于兄弟信于友獲于

上仕駸駸顯矣顧僅以百里之效見於時而不獲大展其用豈非命乎乃其母李孺人之賢行吾稔知之亦將爲之傳以繫於家乘焉

姚君賡之家傳 戊申

君諱家勤字賡之姓姚氏國學生先世由休寧蓀溪遷杭州著籍錢塘本生曾祖首源公諱際恆邃經學富著述所交遊皆一時賢達與同里吳徵士慶百蕭山毛檢討大可尤相契弟公射公無子公篤於友愛命次子房仲公後焉君之祖也生二子仲爲邑文學王言公君之考也没時君年方十有一上有兄醇之母戴孺人在堂兄常客遊以爲養既冠而嬰家計之不支且不忍兄之

獨任勞也乃輟讀書佐治生常廢著往來四明東甌閩家幸漸饒而伯兄遽沒繼卽居母喪伯兄兩子長子與其婦相次偕歿次子又蚤世數年之中疊遭大故君獨身仔肩備極憂瘁一切殯葬咸如禮兄遺一女爲擇對厚其匳贈而遣之一再省祖墓於新安漸夷者培葺而謹護之與族人敘輩行恤弱周貧極盡敦睦之誼姚先世多名人家藏法書名畫甚富中經世變遂致散逸君多方購求一日於肆中見蘇溪草堂圖爲遠祖琴泉公物唐六如所贈者大喜亟予多金攜歸寶藏之所居扁署率用先世舊題其不忘祖澤類如此娶汪孺人曉園少宗伯之女弟也君自奉儉而樂施予孺人實有同德

焉三子皆同生中淇國學生琎邑庠生中淮國學生孫四人成增祥森君體素強歲在丁未之季秋忽感疾他事無所繫懷惟悼伯兄之無後亟命以中淇子森爲兄長子德喻嗣寢疾浹旬而卒是惟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也年六十有七一女適同邑桑弢甫先生之孫廩膳生桑庭樸

舊史氏曰昔夫子見禾之穗垂而向根也滔滔然曰我其首禾乎至若范喬之泣硯鮑德之治笥魏謩之藏笏張湛守其先人避寇過江所攜之列子而爲之注惟聖與賢其重本也咸若是迹君之行事與若人何多讓焉子聞之於桑文學者如此乃亟爲之傳而發揚之世有

聞其風者孝弟之思亦可以油然而動矣

承文學應韶小傳 己酉

承姓之見於史者後漢時有承宮少孤八歲爲人牧豕過經師舍因願留門下執苦勤學數年經明當明章朝拜侍中祭酒此古人所云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者其言誠可信也乃有孜孜好學而天不與之以年其姓氏與侍中同而不能同其遇相知者不能無深惜之江陰趙澂江先生嚴氣正性人也嘗主於東鄉之承氏承氏有子曰寶鏞字應韶生而恬靜嗜讀書其師王秉政亦端慤士也誨之學咸領解閒習爲詩賦亦若發穎露趙先生美其才許其進而未已也聞書賈船至亟求佳

本書之每一書必依次讀終卷不徒為插架美觀也書賈每載書來必先就承氏且為之語曰澄江江水澄揮錢買書誰著稱西鄉殷東鄉承入縣學為弟子員不一年病鼓脹不治殁於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年僅二十有五遺一女以姪某為之後其師王秉政深慟之收拾其遺文請余審擇之且告余云是子有遠識而用情懇嘗識某公家坐客甚盛有無賴子突入橫索錢主人固不與無賴子怒視而去歸而道其事謂某公今日眞幸也設無賴子猥辱之將若何縱經官懲治所喪已多且獨不慮後患乎有陰陽家勸於屋後樹一表以懸燈云可邀福祥勿為也其不惑於雜御小數類如此嗚呼是亦

足以見其爲人已趙先生後就余鍾山講舍每稱承氏主人之賢待我厚且言承氏有令子趙先生先應詔一月亾如及見其夭也不知更若何爲之痛惜已余案間叢雜尙無暇及比其文而先爲是傳以表之毋使其沒沒焉以其所師友皆端人其言宜可信固非漫徇其請也使斯人而有年也安知不可踵侍中之美乎而胡爲乎僅若是也不能不爲承氏惜矣

國子監生丁君體會家傳 己酉

嗚呼今當登明選公之日而上猶有力學不遇者天又不與之年使成一家言以發聞於時玆豈非命也耶吾於丁君有慨焉因其孤之請而爲之次其行誼知其京

上承遺緒而將貽休於後人也君姓丁氏先世自潭之醴陵遷常之武進在宋與歐蘇同時者名寶臣弟兄同登第邑人榮之雙桂坊所由建也代有聞人詳於譜諜考通議公諱廷讓由進士起家歷官至江西按察使妣沈淑人生三子君其季也名汝驊字體曾自始生迄壯歲常隨通議公宦遊無須臾廢學為文振筆數千言立就先達昭文邵太史齊燾海陽胡方伯文伯咸深器之暨隨秋賦僅得之輒復失之年五十一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日以疾卒於所親之甌寧官舍君銳精學業每夜漏未盡即披衣起雖旅次猶然常以是訓其子曰讀書欲得清氣吾於平旦時覺有領會耳事大母父母色

養備至族叔祖母張早寡無子閔有奪其志者攜一女踉蹌來因養之終身爲禮嫁其女伯兄將之官湖南適前喪其二子顏色甚戚君不忍遽離遂與偕行爲佐治內外事迨以試事歸所親令閩中者又强邀之往值海寇鴟張羽書旁午督軍需甚急君勾稽擘畫悉中程迨事平而君竟以積勞促其生悲夫君從宦久深達治體初不欲以之自試也而事會所值亦顯利器材然文學致身之念未嘗一刻忘而竟不獲遂友朋知君者咸惜惜之君娶於瞿其家中微遺孤方七歲君撫之至成立且葬其三世又贖田以給之他義舉率類此子四人履泰拔貢生履謙國學生履晉縣學生履恆亦好學從余

游孫二人延季

論曰余主講常郡之龍城與君家鄰見君諸子咸雍容儒雅能文章君負才鬱鬱不得志以歿將收其報於後人昔管寧渡海遭風以一朝晏起爲己過君一生常蚤起其乘白下舟過黃天蕩也値風濤大作舟人咸色駭而君執卷長哦神氣自若殆亦自信者有素也淸氣之訓吾將銘君言於坐右以警後生之不能蚤起者

盧君靜夫家傳 辛亥

余宗人靜夫君寧波鄞之小江里人考溫州府學訓導敬亭府君諱垣祖考明村府君諱兆晨敬亭以父年高早辭官歸養余先府公嘗館於鄞與敬亭敘宗誼甚相

得也後余至鄞亦主君家君時年方壯耳與其兒皆待余甚謹暇卽就余談諧無斁容別後久不見見君之子雲路於吳中亟問眠食無恙意甚慰後不能數數見旣而雲路作縣鎭江之丹陽今秋調任蘇州之昭文過毗陵相見出其所撰尊人行述見示始知君已長逝不可作矣噫余將何以寄余情哉因揭其行事之槩而爲之傳君名登秩字武成靜夫其別號也母周安人家世習儒叔父與其兄皆遊膠庠不能以家事紛其業君祖念門戶所寄以君有幹理才家政一以委之鉤稽擘畫悉中程度內外無閒言逆司訓君乞終養歸君奉事重闈備極誠孝弟兄羣處融融怡怡如也其訓子也嚴雲路

始服官誨之曰官無小當一以濟人利物為念家幸有薄田足供饘粥勿為甘旨憂也雲路任上海日値府君周甲之辰迎養在署閤僚友欲製錦屏召樂人佐觴上壽者堅辭謝之未幾即歸里中時上海許穆堂侍御喬公子樸園皆在鄞素重君相與遊從無虛日盧氏在甬上族派繁衍君有志修譜牒建家廟以明敬宗收族之誼汲汲焉殫精力而為之靡顧其他迨次第蕆事而已勞瘁不支矣其卜葬考妣與兄耐軒也猶自力相度督率衆工位置既定將遷匶値天大雨府君徒步不避泥潦衆皆以病體冒風雨非宜固請乘肩輿府君必不肎匍匐哀號感動行路及窀穸甫畢而病愈深矣彌留之

際神氣湛然念諸子俱已成立遵命析產且以書告雲
路令服闋必努力爲好官方不虛吾生平敎誨之意常
日與雲路言汝在外遣信歸於諸弟宜各致一書亦友
愛之一節蓋府君事無小大俱計周慮密如是是則可
法也已以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一日卒距生之辰爲雍
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一候選州同知例封
儒林郎兩娶皆范氏早卒又娶吳氏贈封咸如例子七
人長卽雲路次雲程雲龍雲林雲剛雲中雲逵女一適
太學生黃定基孫五孫女七曾孫二名俱具譜牒中
論曰以君之才不及施於國然觀其居鄉所施設唯以
根本爲先務君子以爲得要道矣禮言五十不致毀六

十不毀君之葬其親也不肎以權道拂禮經不肎借偏辭以自解免既老而猶爲孺子之慕斯不亦古今所希覯者乎君懿行雖多即此一節業足以傳矣

陳祇園先生家傳乙卯

先生杭州錢塘人也名兆瑜字發奇晚自號祇園與文弨居相近也而未相識乾隆三年先生舉於鄉而文弨亦以是年舉順天鄉試爲同歲生情親矣而事境齟齬亦不獲常會聚迨先生解組歸來僅得一二面文弨亦常年客授於外歲杪歸里叩先生之廬庶幾從容談讌一補從前之歉陷而先生已躋大耋雙目失明閉關謝客久矣然文弨於先生蹤跡雖疏而於鄉里朋好之間

頗深悉先生之爲人藹粹然篤行君子也乃今以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三日考終里舍享年八十有九先生初官湖州之歸安訓導勤於誘迪識拔丁杰於諸生中丁後成進士官寧波府學教授其人亦端人也頃在杭州於先生之没也哀悼甚至思有以不朽先生者爲具事實以來求文焉噫近世禮教衰學博士之於弟子員非能講師生之誼也諸生當其在庠序中且有因小忤而致喧競者一旦得志以去視學師如路人更有抗衡若平交者士習之敝甚矣然亦由爲師者不能以師道自重故遂陵夷至此今丁君誠能行古道苟非先生克盡爲師之職亦必不能入人之深如此以丁君所親被

之教澤其言自無不可信也在歸安六年以本班當遷
知縣初得湖北之應山引　見特調廣東之大埔慈祥
化物從不輕責人甲午分校得士陳文耀等八人士論
允服繼因目疾力辭歸里先生仕雖不顯而居其官即
能舉其職大概可見矣庚子年　南巡接
駕蒙　恩賜大緞一端先生內行修篤手足之誼甚摯
里人稱焉
勅授文林郎初娶畢繼娶施　贈封咸如例子三人長
元鑑次元鏜江西撫州府東鄉縣縣丞三元炳杭州府
學生員孫四人汴肆業國子監生萬淸文瀚基皆業儒
曾孫二人福齡昌齡

終